

关注“一老一小”②

□ 本报记者 吴秉泽

城乡同题，老龄服务不止于安养

——来自贵州省的调查

贵州省

截至2025年底

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达 **728万人**

占比达 **18.9%**

有养老机构 **641家**

养老床位总量约 **6万张**

运营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站点

2360个

有老年食堂 **282个**

每天提供助餐服务

3万余人次

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山多地少、农村人口居住分散、老年群体基数大、老龄化程度也在逐年加深，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面临诸多挑战。面对“银发浪潮”，是复制其他省份模式，还是因地制宜闯出新路？

近年来，贵州立足省情实际，统筹农村互助养老、城市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着力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共进，让银发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民生幸福的坚实保障。

散布在黔山秀水间的银发老人如何安享幸福晚年？养老服务如何兜得住、跟得上、可持续？近日，记者深入贵州多个城镇、乡村、社区、机构采访调查。

农村互助，守护乡土人情味

初夏时节，走进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缠溪镇驷马村养老服务中心，绿意盎然的花园里，几位老人有说有笑地摘着青菜；活动室里，有的老人围坐一起看电视，有的三五成群玩字牌……

“以前一个人在家，冷锅冷灶、没人说话，现在每天来养老服务中心，有热饭吃、有人聊天，还能下棋唱歌，日子过得很开心。”72岁老人杨凤脸上满是笑意。

驷马村养老服务中心由闲置村小改建而成，有日间照料室、助餐活动室、文娱活动室、健康监测室等功能区，配备了基本生活和文娱设施。“这种闲置资源再利用的模式，既节约了建设成本，又贴合农村老人的乡土情结，得到广泛认可。”驷马村党支部书记杨启雄告诉记者，村里统一采购新鲜蔬果肉类，合理搭配老人每日膳食；同时盘活村内闲置田地，组织低龄老人自主种植家常蔬菜，既丰富餐桌食材，又充实老人闲暇生活。

缠溪镇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近两成。“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独居老人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缠溪镇副镇长徐青松告诉记者，受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等因素影响，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更愿意留守本村养老。

为打通农村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缠溪镇按照“不建新楼、不增负担”的原则，整合闲置存量

资源，改建村级养老服务站点，低成本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阵地，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帮助农村老人实现“不离故土、不离亲友、不离熟人圈”的养老心愿。

在贵州，乡村青壮年外流规模大，农村老年群体基数庞大、居住分散、空巢化特征显著，普遍面临居家做饭难、看病就医难、日常照护难等现实问题。破解乡村养老痛点，成为贵州完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的重中之重。

2023年印发的《贵州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利用现有闲置集体房产、农村敬老院、闲置乡村校舍等设施，打造村级农村互助幸福院，开展农村互助养老和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动。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创新推出本土守护式养老服务，面向本村群众选聘热心公益、熟悉乡情的村民担任“村哥”“村嫂”，经过系统化养老服务培训后，定点为本村孤寡、留守、独居老人提供居家保洁、代购代办、健康随访、情感陪伴等暖心服务。同时，当地升级“数字养老+村嫂到家”服务平台，依托大数据精准对接老人养老需求，实现诉求快速响应、服务直达家门。

“我们将扩大服务试点范围，完善配套服务机制，增设农村互助养老公益性岗位，力争‘十五五’期间全县半数行政村实现本土照护养老服务全覆盖。”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张宏江说。

遵义市湄潭县则打造“结对子、存积分、聚人气、作支撑”四位一体服务模式，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精准多元服务。他们鼓励邻里互助结对子，将村（寨）“寨管家”、低龄健康老年人等选聘为互助员，与特殊困难老人就近就便结成互助对子，截至目前已累计提供服务7000余人次。同时，当地依托农村互助幸福院等村级养老服务站点，定期组织棋牌、观影、文艺汇演等活动，将站点打造成老年人的“社交客厅”，有效缓解农村老人的孤独感。

在农村，老年人“小病拖、大病扛”现象突出。贵州将医养融合服务深度嵌入农村互助养老体系，筑牢乡村老年群体健康防线。缠溪镇推行“村医每周巡诊+家庭医生签约”模式，村卫生室、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每周到服务中心提供免费体检服务、讲解健康知识，实现家庭医生签约全覆盖，让老人小病不出村、慢病有管理；乡镇卫生院开通绿色通道，对接县级医院，为重病老人提供转诊服务，切实保障农村老人在家门口能看病、生急病有保障。

立足西部县域财政薄弱、农村老人消费能力有限的现实，贵州创新构建“财政补一点、集体出一点、乡贤捐一点、社会筹一点”的多元筹资机制，省级财政专项列支农村互助养老试点资金，市县配套投入，村集体从集体经济收入中划出部分资金，爱心人士、企业踊跃捐赠，确保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建得起、养得好、能持续。

尽管成效显著，贵州农村养老仍存在短板，相关支持政策在持续完善中。2025年印发的《贵州省关于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乡镇敬老院等转型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整合利用农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农村养老服务站点。支持养老机构统筹运营及管理村级养老服务设施，增加服务转介、临时看护、文化娱乐、助医助急等功能。

贵州省提出，力争到2029年，农村养老机构设施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速发展，县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不少城市纷纷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时，深山里还有很多老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寨子。城乡差距、地域差异，让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如何让不同地区的老年人都能活得体面、过得安心？

统筹、城乡协调、符合乡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及网络更加完善，农村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今年3月，贵州还印发了《贵州省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试点工作方案》，确定18个农村互助养老试点村，从7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着力解决农村老人“做饭难”“就医难”“照护难”等现实问题。

社区聚力，织密服务生活圈

相比农村，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更加多样化，对社会化服务的接受度也更高。在贵州城镇，社区养老成为老年群体安心养老的重要选择。

午后，贵阳市乌当区观溪路街道育新社区养老服务站，欢声笑语不断。“在站点吃完午餐后，不少老人留下来消遣。”站点负责人代贵华介绍，社区养老助餐服务既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更搭建起老年群体社交平台，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该社区养老服务站2025年11月运营以来，日均接待就餐老人40余人，还同步引入专业社会服务资源，拓展个性化便民服务，满足社区老人日常所需。

“城市老年群体养老需求更加多元，更加注重晚年生活品质与精神文化需求。这对养老服务精细化、专业化、品质化提出更高要求。”贵阳市乌当区民政局副局长沈波说。

立足城镇老年群众实际需求，贵州省全力布局15分钟养老服务生活圈，持续优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补齐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短板，扩充优质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贵州目前正在运营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站达2360个；有老年食堂282个，每天提供助餐服务3万余人次。”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尹秀钰介绍。

养老不止于安养，更在于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贵州依托老年大学资源优势，整合95万名老年学员力量、1.2万余所各级老年教育阵地，组建银龄黔行老年志愿服务队，打通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的渠道。

目前，贵州组建各类老年志愿服务队1500余支，登记老年志愿者超10万人。通过推行群众点单、平台派单、志愿者接单精准服务模式，组织老年志愿者投身基层治理、反诈宣传等公益事业，吸纳5万余名退休行业骨干组建银龄智库，精准下沉基层服务一线。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前，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仍存在短板弱项：养老服务供需匹配精准度不足，上门专业护理等特色服务供给紧缺；养老服务配套场地不足、设施老旧滞后；多数社区养老站点由居委会代管，缺乏专业管理团队，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有待提升。

对照养老服务总体规划，贵州明确提出大力扶持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建设，鼓励养老机构、社会组织、经营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运营管理，支持养老机构延伸服务触角，为老人提供常态化、专业化上门养老服务。

机构兜底，品质养老有保障

专业化机构养老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是守护特殊老人晚年生活的坚实后盾。近年来，贵州积极推动机构养老标准化、专业化、品质化发展，通过设施改造、人才培养、医养融合等举措，为老年人提供更有保障的养老服务。

走进贵阳市云岩区皇姑养老服务中心，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完善齐全的康养设施映入眼帘。在服务中心的代管药房，写满名字和床位编号的一次性水杯放满柜子。护理主管李亚告诉记者，这里代管了全中心老人的口服药，工作人员会按剂量配好，按时送到床位给老人服用。

这一中心采取“楼上住养，楼下就医”模式，内设皇姑老年护理院，配备14名执业医师及80余人的专业医疗团队。“这种物理空间上的衔接，让小病慢病不出门，大病急病有保障。”该中心负责人林小霞介绍。

截至目前，贵州88个县（市、区）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已达到适老化标准，实现县级适老化养老机构全覆盖。

标准化是机构养老质量的核心保障。贵州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米建介绍，民政部门牵头编制《贵州省老年养护院建设技术导则》、养老服务机构提升改造和验收指南等一系列规范，细化标准，明确指标，推动机构养老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图①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老年养护院的医护人员正在为老年人开展诊疗服务。（资料图片）

图②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晚晴老年养护院外景。（资料图片）

补齐短板，合力破题探新路

贵州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阶段，迈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发展底子薄、起步晚，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养老需求与现有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

从行业发展现状来看，贵州养老产业体量偏小、上下游产业链条不完善，本土研发制造能力薄弱，智慧养老普及应用范围有限，难以适配当下老年群体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从运营实际来看，贵州现有养老机构641家，养老床位约6万张，床位入住率仅62.1%。不少老年群体及家属对新型养老模式认可度偏低。贵州省老龄产业协会秘书长吴正称表示，部分养老机构入住率偏低，拉高了日常运营成本，行业整体发展活力有待提升。

资金渠道单一同样成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瓶颈。当前，贵州的养老服务建设运营高度依赖财政资金，养老领域重资产、长周期、回本慢的行业特性，导致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尚未成型，严重阻碍养老服务设施提档升级。

如何兼顾养老服务公益普惠属性，同步激活养老市场内生动力，探索契合贵州本土实情的养老产业发展路径，依旧是当前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

挑战之中蕴藏发展机遇。吴正称表示，新一代老年群体经济收入更高，消费理念更新，养老消费意愿更强，未来将持续释放庞大银发消费市场活力，为贵州养老事业提质、养老产业壮大筑牢坚实消费根基。

破解养老难题，是贵州必须全力答好的民生必答题。贵州提出，“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

持续做强普惠养老事业，是必须坚守的民生底线。贵州民族大学教师陈建璋认为，要聚焦城乡重点特殊群体，科学优化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布局，提质增效公办养老机构服务能力，持续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覆盖面，切实守护特殊老年群体基本养老权益。

培育壮大银发养老产业，则要立足本土特色。贵阳市大健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童川表示，贵州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要依托这些资源，推动养老产业与文旅康养、中医药养生等业态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养老服务新业态，延伸完善养老全产业链条，提升本土养老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持续优化养老产业扶持政策，健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多元协同发展机制。

对于如何破解养老行业用工难题，吴正称认为，专业人才是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补齐人才短板，关键在于提升从业人员社会认同感与职业幸福感，要通过健全完善行业薪酬福利体系、畅通岗位晋升发展渠道，吸纳青年群体、专业技能人才投身养老服务行业，打造素质过硬、服务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接下来，贵州将持续深耕农村互助养老、精耕城市社区养老、做强专业机构养老，持续补齐设施、资金、人才、产业各类短板，不断完善全域统筹、城乡联动、事业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让黔贵大地上的百姓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银龄产业，一头托起民生福祉，一头撬动经济发展。近年来，贵州牢牢把握银发经济发展机遇，通过服务供给协同、经营主体协同、要素支撑协同，着力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共进，积极探索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活力的发展路径。

养老服务既要“兜得住”，也要能“升得上去”，贵州的办法是推动服务供给协同。一方面，着力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持续夯实兜底性、基础性养老服务；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市场化、专业化养老服务，加快发展旅居康养、智慧养老等多元业态，推动养老服务从“保基本”向“优服务、促消费”升级。

养老事业与产业的协同共进，离不开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力。贵州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在持续加大公办养老机构建设力度的同时，积极推行公建民营、委托运营等模式，培育了一批养老服务企业；通过税收优惠、建设运营补贴等政策，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通过“银龄计划”“银龄工坊”等模式，有效开发银发劳动力资源。

实现养老服务的可持续，还要推动要素支撑协同。贵州注重从顶层设计入手，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统筹各级资金支持设施建设与运营。在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上予以倾斜，同步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专业人才向基层和服务一线流动。

同时也要看到，在经营主体培育、产业融合、人才队伍及政策保障方面，贵州仍存在短板，需继续发力。一是深化融合创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深入推进“养老+医疗”“养老+文旅”等融合发展，依托大数据优势，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二是壮大经营主体，激发产业内生动力。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推动职业院校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建立健全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薪酬增长制度等。四是健全长效机制，促进事业产业互促共进。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等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有效衔接。

陈建璋

既要

七星关区晚晴老年养护

